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杜騙新書 第十三類 詩詞騙

偽裝道士騙鹽使

唐寅，字伯虎，又字子畏，南京吳趨裡人也，中弘治戊午南京解元。因事被黜之後，遂放浪不羈，流留花酒。善詩文，畫極工。與文徵明、文徵仲、祝希哲等為友，皆極一時之名流也。日遊平康妓家，滑稽為樂，隨口成文。有一皂隸執紙一張求畫。伯虎援筆畫螺螄十餘個，題詩於上云：「不是螭蟬不是蛭，海味之中少此名。千呼萬呼呼不出，只待人來打窟窟。」

眾皆大笑。

偶一日出，見縣前枷一和尚，眾人請曰：「可將此和尚作詩一首。」伯虎詢知和尚被枷緣由，援筆題於枷上曰：「皂隸官差去彩茶，不要文銀只要賒。縣裡捉來三十板，方盤托出大西瓜。」知縣送客出來，見之，問是何人所作。或以伯虎對，即將和尚釋之。其捷於口才，大約類此。

一日，與祝希哲等十數輩攜裝游維揚，日與妓者飲酒，聲色為樂。將及一月，費用殆荆希哲曰：「黃金用盡，作何計策乎？」伯虎曰：「無妨。當今鹽使者貲財巨萬，我和你二人，可假扮女貞觀道士以化之。」二人即扮道士。值鹽使者升堂，二人俯伏階下云：「女貞觀道士參見。」鹽使者大怒曰：「豈不聞御史台風霜凜凜耶，是何道者，敢此無狀。」將撻之。二人徐對曰：「明公以小道為遊方覓食者耶。小道遍遊天下，所交者皆極海內名流，即如吳邑唐伯虎、文徵明、祝希哲輩，無不與小道折節為友，凡詩詞歌賦，應口輒成。明公如不信，願奏奔惟明公所命。」鹽使者乃指堂下石牛為題，命二人聯詩一首。伯虎應聲即吟云：「嵯峨怪石倚雲邊。」哲云：「拋擲於今定幾年。」虎云：「苔蘚作毛因雨長。」哲云：「藤蘿穿鼻任風牽。」虎云：「從來不食溪邊草。」哲云：「自古難耕隴上田。」虎云：「怪殺牧童鞭不起。」哲云：「笛聲斜掛夕陽煙。」鹽使者覽畢，鬻色問曰：「詩則佳矣。將欲何為？」二人曰：「頃者女貞觀圯壞，聞明公寬仁好施，願捐俸金修葺，以成勝事，亦且不朽。」鹽使者大悅，即檄吳興二縣，可給庫銀五百與之。

二人見鹽使者應允，連夜赴吳興，假為道士說關節行狀，對吳興二縣云：「今有鹽使者，修葺女貞觀，此係盛舉，可即依數與之，不可寬緩。」吳興二縣，果如數與之。二人得銀大悅，曰：「不將萬丈深潭計，安得驪龍項下珠。」復往維揚，聚交遊十數輩於妓者家，歡呼劇飲，縱其所樂。不十數日，五百之金費用殆荆後鹽使者按臨吳興，束衣冠往女貞觀，則見其傾圮如故，召吳興二縣責之。二縣對曰：「日前唐伯虎與祝希哲從維揚來，極稱明公興此盛舉，小知縣即依數與之矣。」鹽使者悵然，知為二人所騙，但惜其才，故亦不究。

按：唐伯虎、祝希哲皆海內一時名家也，但以不得志於時，遂縱於聲色，青樓酒肆無不聞其名。然非口若懸河，才高倚馬，豈能傾動使院，此之騙可謂騙之善矣。獨計當今冠進賢而坐虎皮者，咸思剝民脂以潤私囊，斂眾怨以肥身家，其所以騙民者何如。乃一旦反為唐、祝所騙，亦可為貪墨者一儆。但其知而不究，亦可謂有憐才之心者矣。

陳全遺計嫖名妓

金陵陳全者，百萬巨富也。其為人風流瀟灑，尤善滑稽。

凡見一物，能速成口號。嘗與本地院妓往來，惟一妓最得意。

夏間，瓜初出，院妓將瓜皮二片放於門限內，詐令一人慌忙叫全云：「某姐姐偶得危病，要你一相見方瞑目。」全即乘馬速至，慌忙進門，腳踹瓜皮，跌倒。眾妓鼓掌大笑，云：「陳官人快做一口號，不得遲。」全即答曰：「陳全走得忙，院子安排定，只因兩塊皮，幾喪我的命。」眾妓欣然，遂會飲而罷。

又一日，與眾妓游湖，見新造一船，眾妓云：「速作一口號，勿遲。」全即答曰：「新造船兒一隻，當初擬彩紅蓮。於今反作渡頭船，來往千千萬萬。有錢接他上渡，無錢丟在一邊。上濕下漏未曾乾，隔岸郎君又喚。」眾妓皆歡然歎服。凡遊戲口號類如此。

彼時浙江杭州有一名妓，號花不如，姿態甚佳，且琴棋詩畫無不通曉。但身價頗高，不與庸俗往來，惟與豪俊交接。每宿一夜，費銀六七兩方得。全聞之，欲嫖此妓，因而騙之。故令十餘家丁，陸續運船到杭，彼與二三家丁先往。到花不如家，即令家人扛抬皮箱一個，下面俱係紙包磚石，上面一重，俱是紙包真銀，每十兩為一封。入花不如臥房內，當面開箱，取銀賞賜妓家諸役甚厚，奉不如白金十兩，不如與眾役俱大歡喜，以為此大財主也，所得必不貲矣。不如問曰：「客官貴處？」

全曰：「金陵。」又問曰：「高姓？」答曰：「姓浪。」又問曰：「尊號？」答曰：「子遂。」不如整盛席相款，子遂不去，只在彼家。過兩日，又一家人來報云：「某號船已到。」子遂云：「餘貨只放船內，但打抬皮箱，進姐姐家來。」如是者三四次，皮箱有五六個，在不如臥房內矣。子遂見不如帶珠，云：「你這珠俱不好。我有大珠數百顆，個個俱圓，候此號船到，我去取與你。」

將近月餘，子遂欲心已足。有一家人來報云某號船到。子遂對不如言曰：「此號船不比前船，俱是實落實貨，須我自去一看，兼取大珠與你。其皮箱數個，安頓在你臥房，你須照管。」

我午後方能進來，但叫你家下一人並頭口一個同我去。」不如遂令一人跟隨，並驢子一個與子遂同去。行至半路，子遂慌忙言曰：「我鑰匙一把，安放在你姐姐房內，一時起身未及帶來，你要去取來。」其人即回驢子遂云：「且止。要我有親手字云，你姐姐方肯把鑰匙交付與你，不然取不來。」子遂乃下驢入紙店，寫一口號云：「杭州花不如，接著金台浪子遂。著了人賠了驢，從今別後，那得明珠。」封識與那人回。不如開封視之，知被騙矣，忙開皮箱一看，俱係磚石。子遂預令家人買舟俟候，一到河邊即上舟回京。後不如細訪，亦知是南京陳全，然已無如之何矣。

按：妓家嘗是騙人，輕者喪家，重者喪身，未嘗有被人騙者。況花不如高抬身價，伴孤老，其騙人財尤難計算。豈知有陳全之術，又有神出鬼沒者乎。賠人賠驢，悔無及矣。此雖陳全之不羈，亦足供籠絡彳亍示院之一笑云。